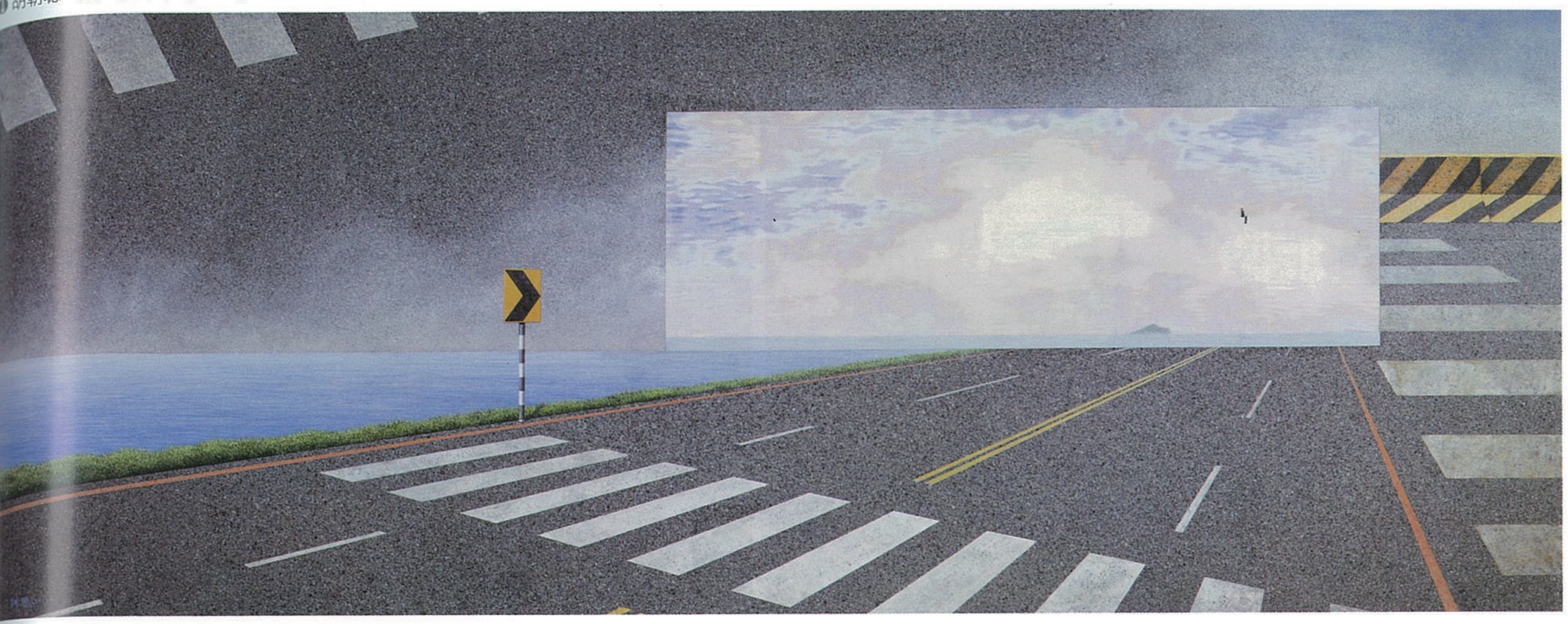
從縫隙出發
談胡朝聰的交界衝擊

撰文｜羅禾淋　圖版提供｜尊彩藝術中心

「居所」是人們生活的依歸，居所從內延伸到外所觸及的城市社群，即是人們以自身出發的「生活圈」，不論是居所或是生活圈，都影響著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成長記憶，這種如DNA般的底層記憶，呼應著加斯東・巴舍拉（Gaston Bachelard）在其著作《空間詩學》中所提到的「家屋是我們最初的宇宙，一個真實的宇宙，如果我們親密地看待自己的家屋，即使最破落簡陋的落腳處也有美妙之處。」也因此從台北成長的胡朝聰，不斷地在醜陋的都市景觀中找尋家的美好與記憶，並且隨著記憶中的時間感，刻畫出城市在都市化過程中的變異，試圖找尋這些變異中的「縫隙」。

胡朝聰　航道　壓克力畫布　141.5×141.5cm　20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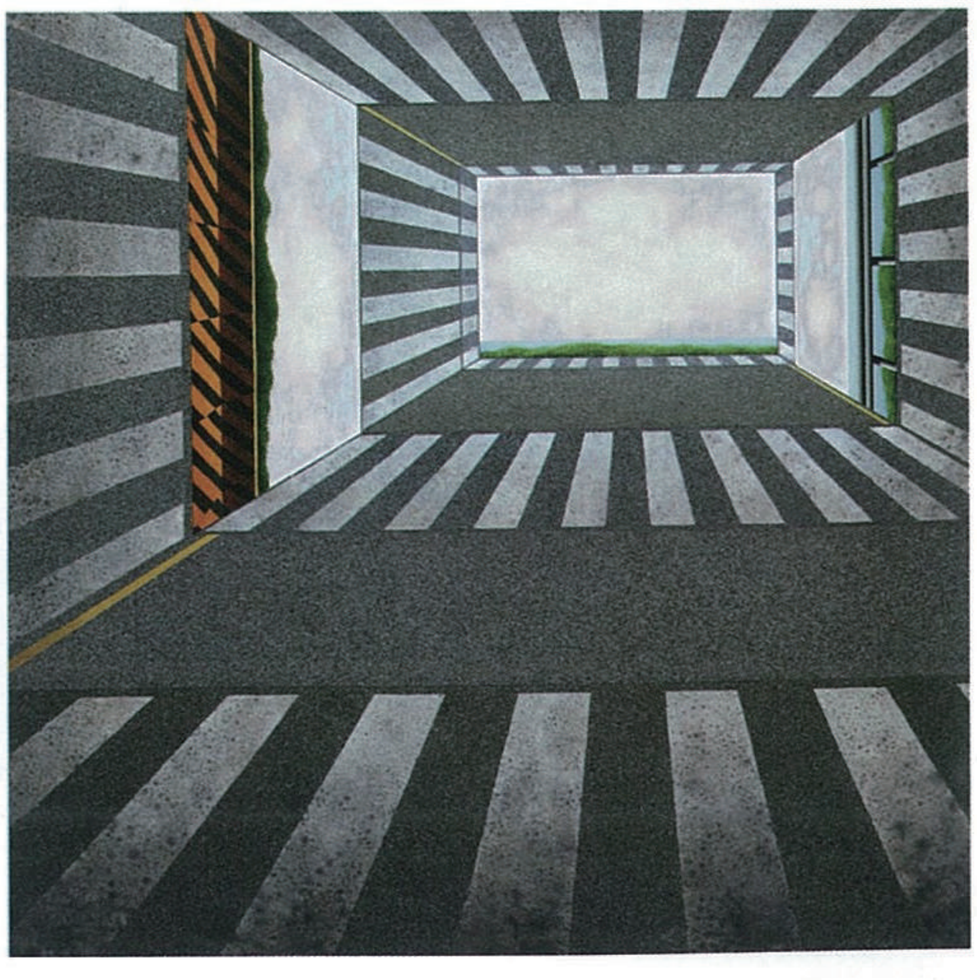


胡朝聰　航，向未來（36號）　壓克力畫布　53×136cm　2013

胡朝聰　後來，才明白　壓克力畫布　120.5×120.5cm　2012

1980年後出生在台北的胡朝聰，正逢台北巨大變化的時期，如鐵路地下化、捷運工程、土地開發、計畫區等等，這些都市蛻變的速度與節奏，迫使胡朝聰在高速節奏下的都市生活中，找尋殘存的自然景觀，並且透過身體感受都市的中心與邊陲，敏銳觀察都市中的隙縫與隙縫之間的落差，其落差形成一種文化與視覺符號的交界，而這交界的區分，即是胡朝聰繪畫中試圖和生命記憶交疊的方式，也是此次個展「交界迷蹤」所呈現的命題。

「交界迷蹤」個展中，胡朝聰刻意用「迷蹤」一詞，敘述自身面對變遷後家鄉的矛盾狀態，雖然還居住在台北，但已非記憶中的家鄉台北，這種似是而非的錯亂現象，產生出如「鄉愁」的疑問，也開始對家的認同產生無歸屬的逝去性，因此胡朝聰試圖用畫筆記錄此現象，如2012的作品〈後來，才明白〉與〈更美好的未來〉，藉由開發區與鄉間明顯區隔的符號「柏油路」，表達都市化的進展與速度，然而畫面中如迴圈般沒有盡頭的柏油道路，填滿畫面卻沒有終點，如同自身的記憶尋求唯一的出口，但卻此迷蹤，也點出都市化的荒謬現象與都市人的對抗，最後的出口則是找尋城市中尚未變遷的縫隙。這縫隙連結著中心與邊陲，在兩者之間產生出交界，而重疊的交界則是胡朝聰對於台北的定義，如2013作品〈航，向未來〉與〈下天上地，游來游去〉，在畫面中用超現實的構圖，打破大眾對於空間的直覺，並且多次包覆認知的熟悉日常，也畫出了記憶中台北與現實中台北的斷層，把漸變的異樣重新詮釋。也因多次在擁擠與快速的都市夾縫戰鬥，交界的穿透性試圖從被動轉為主動，如2014的作品〈航道〉和〈尋寶記〉，開始有了交界錯亂下的方向性，並且從空間上的包覆反轉成藍天與地心的語彙，從看得到的交界，轉變成看不到的交界，除交界在現象上的重疊外，胡朝聰在繪畫技法上，也用壓克力平塗打磨的方式，堆疊出具層次感的顏色，在視覺上形成符號的交界，也畫出顏色的交界。

繪畫中的身體感，不斷的打磨與堆疊，是胡朝聰與城市之間的對話，也是對於密度極高水泥森林有著如家的記憶，藉由如建築工法的繪畫步驟，建出材質紋理的質地，這部分也如同運用身體記錄文明的變遷與衝突，也呼應後現代哲學家梅洛龐蒂（Maurice Merleau-Ponty）在其著作《可見與不可見》（Le visible et l'invisible）中，所提到的「肉體性的層次」（profondeur charnelle）。胡朝聰用工法的概念處理繪畫，而不是用狂野的潑灑與筆觸，也可看出其對水泥建築與都市景象的依戀，也因其自身生命經驗的文本，讓冰冷的水泥產生出溫度，並讓繪畫的身體與文本的空間結合。

結合文明交界的記憶，與找尋鄉愁的身體，重新回到「交界迷蹤」的展覽概念上，在毫無方向的重疊之中，如迷霧般層層封鎖，但又在封鎖中得到新的可能，就如同現在人面對資本巨獸與邊陲消極，還是找到了某個縫隙，這個縫隙可能是小確幸，也可能是不顧一切的戰鬥，因此從縫隙出發的胡朝聰，不走正規的道路與規則，以交界中的曖昧找尋兒時的記憶，並且正視家鄉的逝去，使胡朝聰的繪畫有了再次的交疊，這個交疊讓其在繪畫的構圖與概念貫穿在一起，其交疊中產生出的縫隙，如同胡朝聰對於生命的致敬，也是觀眾可以多次迴盪的詩學，讓觀眾透過其繪畫，感受城市所呈現的鄉愁。